

藏文大藏经版本述略

董多杰

(青海民族大学,青海 西宁 810007)

摘要:公元7-8世纪以后,随着佛教从印度、尼泊尔及我国中原地区传入藏区,佛教僧人在吐蕃王朝的支持下,将大量佛教经典译成藏文,并在各地印刷,形成了多种版本。

关键词:藏文;大藏经;版本

中图分类号:G256.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4-9227(2011)04-0036-04

7世纪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,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就已经开始了,历经800余年,直到一代宗教改革家、第二佛陀宗喀巴时代,举世闻名的藏文大藏经基本成型。按其内容分类,《藏文大藏经》可分为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两部分。《甘珠尔》又名“佛部”,也称“正藏”,主要辑录为佛教的原始经典,包括三藏和四续部。三藏即经(佛陀一生的言教)、律(佛所制的僧团戒律)、论(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);四续部即密宗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、无上瑜伽部。佛祖圆寂后,经弟子们六次结集、记诵,《甘珠尔》正式定型。《丹珠尔》又名“祖部”,也称“续藏”,辑录主要是印度和西藏佛教大师、学者、译师对《甘珠尔》的注疏和论著。据统计,藏文大藏经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(德格版)共收佛教典籍317函,4569种。除佛教经、律、论外,尚有文法、诗歌、美术、逻辑、天文、历算、医药、工艺等。13世纪以前,藏文大藏经以抄写本形式流传。

如前所述,佛教自7世纪初分别由我国中原地区、印度和尼泊尔传入西藏地区。据传,在松赞干布执政时,曾派遣吞米·桑布扎等人到印度学习梵语,学成归来后,创立藏文,不久便开始佛教部分经典的翻译。8世纪时,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扶植下,吐蕃藏传佛教得到很大的发展,并兴建了桑耶寺,创办译场,分别从汉、梵文中译出佛教典籍4000多部。在大规模翻译佛教典籍的基础上,译师们将已译出的经论分别登记,进行编目、整理,编出《旁塘目录》、

《丹噶目录》、《钦浦目录》等,这是最早编制的藏文佛教经典目录。之后,经过6个世纪的不断充实,藏文大藏经不断日益完善。

14世纪中叶,由尊巴降央洛色益西等编纂成第一部较为完整规范的藏文大藏经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,并刻印刊世,人称“纳塘版”。自“纳塘版”大藏经刊印至20世纪初的600余年间,北京、西藏、四川、甘肃、青海等地纷纷编纂刻印的藏文大藏经,版本达20余种。现将主要版本做简单介绍:

(一) 纳塘版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

纳塘版分为两种版本,即纳塘古版和纳塘新版。

元仁宗皇庆元年(1312),元朝皇帝仁宗即位后至延祐七年(1321)期间,“噶当派教典派僧人觉丹若比惹智和前藏人洛色香曲益希、译师索南俄色、江若、绛曲本等人同心协力,在纳塘寺中把当时前藏、后藏和阿里等地区所有能够找到的大藏经原本(手写本)全部收集起来,加以校订、抄录,按次序编排,并编制《大藏经目录论典广说》和摘要的《甘珠尔目录·太阳之光》,他还和洛色香曲益希编制《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简要目录》。”从此,藏文大藏经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有了完整的刊刻本。纳塘版大藏经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原本存放在纳塘寺。1322年,佛教大师布顿·仁钦珠在他所写的《宗教源流宝藏》(亦称《布顿宗教史》)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该版大藏经的目录,这个期间的版本称为纳塘古版大藏经。

清雍正九年,以蔡巴版《甘珠尔》为蓝本,刻经版

收稿日期:2011-06-20

作者简介:董多杰(1957-),男,土族,青海互助人,青海民族大学副研究馆员。研究方向:图书馆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、编目。

5万余块,共102函,该版人称“纳塘新版”。其目录由洛桑赤列编制,题目为《佛说甘珠尔三界严饰神幻乘之目录》。编排次序为律部13函,般若21函,宝积6函,大方广6函,经部31函,涅槃2函,续部21函,增加2函,连目录供103函。

清高宗乾隆六年至七年(1741—1742),纳塘寺刻成《丹珠尔》藏文大藏经,225函,刻经版7万余块。目录是由一世普布觉活佛阿旺强巴编制的,题为《译成藏文的佛经注疏论典目录·具义梵文》,共225函,76883页。

(二) 夏鲁版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

元统二年(1334),由西藏夏鲁古尚·贡噶顿珠做施主,编制了一套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经典写本。后布顿·仁钦珠大师担任校订并增加了纳塘版《丹珠尔》中未曾收入的章节1000篇,并编辑了目录,题为《丹珠尔目录·如意宝鬘》。

(三) 蔡巴版《甘珠尔》

继纳塘版大藏经问世后,元至治三年至元至正八年(1323至1348),蔡巴·贡噶多吉用金银混合写造了一套完整的藏文《甘珠尔》大藏经及其目录,并亲手编制了《新造佛学甘珠尔之目录——白册》。这部以纳塘版为蓝本,由布顿·仁钦珠大师主持校订,影响较大,远扬藏区,各地纷纷抄写传播,随后出现了仁蚌、泽塘、贡嘎等写本。

(四) 乃东版《丹珠尔》

元至正二十二年(1362),以夏鲁《丹珠尔》为蓝本,由大司徒绛曲坚赞重新编制了一套完整的《丹珠尔》,共有202函;由仁钦南杰译师编制《丹珠尔目录·如意宝篋》。

(五) 永乐版《甘珠尔》

明永乐初年,明成祖朱棣派专使入藏,将纳塘刊印本《藏文大藏经》带回南京,下令将其制成铜印横版,印制了折叠式藏文大藏经《甘珠尔》部,该部所依据的底本是蔡巴版《甘珠尔》,有汉藏两种文字目录《如来善逝佛教目录—弘法日光》。编排次序为果金刚乘续部24函,般若24函,大方广6函,宝积6函,显经32函,律部13函,连同目录共106函,《丹珠尔》只刻了6部著作,印本大部用朱砂或云珠印刷,亦称赤字版。这是我国第一部铜刻版《藏文大藏经》,现刻版铜片遗失。印本在色拉寺、萨迦寺均有收藏。

(六) 万历版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

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以永乐版大藏经为底本,增刻《丹珠尔》42函显密经典,刻印全套《甘珠尔》经106函和《丹珠尔》42函,共计147函。其版本已毁

坏,印本流传很少,在色拉寺、萨迦寺有印本收藏。

(七) 理塘朱印版《甘珠尔》

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(1609),依据蔡巴版《甘珠尔》手抄本及其他版本对照校勘后定稿并在理塘寺刊印,历时13年完成。明万历时十一年(1614)第六世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编制题为《丽江土司所造存于理塘大寺的佛说—甘珠尔目录》。理塘版编排次序为律部13函,般若26函,显经部32函,大方广经6函,宝积6函,续部24函,释难·无垢光1函,连同目录共108函。现有印本传世,木刻印版于1908年毁于战火。

(八) 北京版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

也称康熙版,又称“嵩祝寺版”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以西藏夏鲁寺写本为蓝本,刻印了《甘珠尔》,共1055部。编排次序:续部25函,般若24函,宝积6函,大方广6函,显经部32函,律部13函,连目录供107函。清世宗雍正二年(1724),刻印了藏文大藏经《丹珠尔》,分为赞颂部、秘经疏部、经疏部三部分,另附补遗及西藏撰述,共计234函,3523余部。有藏、蒙古、满、汉四种文字的总目录,并将《宗喀巴全集》、《二世章嘉全集》续刻后补于《丹珠尔》中,这在前期刊印的藏文大藏经中是没有的。现有印版传世,印版毁于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八国联军庚子之役;20世纪50年代初,日本曾以北京版《丹珠尔》做蓝本编成151册(含目录一册)影印出版。

(九) 卓尼版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

清康熙六十年(1721)至清雍正九年(1731),甘肃卓尼寺组织人力,依据永乐版和纳塘版手抄本为底本,刻印《甘珠尔》大藏经。编排次序为续部24函,显经部32函,般若26函,宝积6函,大方广经6函,律部13函,连目录共108函。清康熙六十年(1721)至乾隆十八年(1753)刻印《丹珠尔》大藏经,乾隆十八年刻成,并由二世嘉木样·晋美旺布撰写《卓尼版〈丹珠尔〉大藏经序目》,卓尼版大藏经以德格版为蓝本,并按照德格版的目录《翻译善逝教义论疏部全集目录—如意宝鬘》编排。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间,马仲英焚毁禅定寺时,大藏经印版一起被毁。

(十) 德格版《甘珠尔》、《丹珠尔》

清雍正七年(1729年)至清高宗乾隆二年(1737),在四川德格印经院以理塘版为蓝本,参照其他版本,由康德格王确吉登巴泽仁资助刻印。校对为司徒·却吉琼乃即噶玛丹贝宁协珠、那曲吉朗瓦,其著有《甘珠尔》目录—《如来佛语目录》。该目录为所有《甘珠尔》目录中最详尽的。共分九大类,编

排次序同理塘版,如:1、律部13函7章;2、般若21函36章;3、大方广4函1章;4、宝积6函49章;5、经部32函267章;6、续部20函467章;7、陀罗尼2函262章;8、时轮经疏1函1章;9、旧续部3函17章。德格版《甘珠尔》共计102函,1108章,33425页。另外,尚有目录1函1章171页。

1737年,《丹珠尔》部以理塘版为母本,依据布顿目录加以补充后刻印而成。慈成仁钦撰写了德格版丹珠尔目录—《译成藏文的遍知释迦牟尼的教语之注疏目录—珍奇的无尽法施圆劫福德祥云使奇异语录增益之新月》。德格版《丹珠尔》分十七个大类,如:1、赞颂部1函71章;2、续部78函2614章;3、般若16函38章;4、中观部18函157章;5、经疏部10函39章;6、唯识部16函66章;7、阿毗达磨部11函18章;8、律部18函46章;9、本生部4函8章;10、书信部2函45章;11、因明部20函66章;12、声明部4函37章;13、医方部5函7章;14、工巧明部1(与修身部合函)函15章;15、修身部(与工巧明部合函)函18章;16、杂部9函120章;17、阿底峡小部集1函103章。德格版《丹珠尔》共计213函,3468章,64033页。另外,尚有目录1函1章503页。

(十一) 拉加寺版《甘珠尔》

清嘉庆十六年(1811),在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拉加寺内创建印经院,雕版一套《甘珠尔》大藏经,由七世班禅喇嘛丹贝尼玛编制目录,题目为《译成藏文的善逝佛陀教语印制目录——打开显密佛门的钥匙》的《拉加版〈甘珠尔〉建造目录》。拉加版《甘珠尔》大藏经基本按德格版分类:(1)律藏部计13函(3992页);(2)经藏部计63函(20775页);(3)续藏部28函(8253页)。以上除后两部的4函和1函目录外,整100函,这是青海迄今仅有的一部完整的《甘珠尔》藏文大藏经木刻版。

(十二) 拉萨版《甘珠尔》

民国5年(1916)到民国20年(1931)历经15年,由十三世达赖喇嘛主持,喜饶嘉措担任总编辑、总校对,以德格本为底本,重新校订藏文《甘珠尔》大藏经,并由喜饶嘉措和罗桑嘉措等编写大藏经目录《吾等导师释迦牟尼所说佛语世界财宝之目录—格言之神幻之钥匙》。编排次序为律部13函,般若21函,大方广6函,宝积6函,经部30函,涅槃2函,续部18函,宁玛旧译续部3函,目录1函(藏译本师释迦牟尼佛语目录),共计100函。该版本字体大,印版完好无损,现藏于西藏布达拉宫。

(十三) 昌都版《甘珠尔》

民国初期,在西藏昌都刻印了一套完整的《甘珠

尔》,据说是重印拉萨雪印经院的《甘珠尔》。

(十四) 库伦版《甘珠尔》

清末,在蒙古王公的大库伦寺(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甘丹雪珠林寺)刊刻。它以明永乐版为蓝本,参考了德格版勘定后开始刻印《甘珠尔》,但一度中断。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开始陆续刻完《甘珠尔》大藏经105函,存放在蒙古大库伦寺,称之为“蒙古库伦甘珠尔”。

此外,14世纪以来各地寺院和个人纷纷编制了许多珍贵的藏文大藏经,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赘述。

纵观元以来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和刊刻,由于时代、地域的差异,刊刻的藏文大藏经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。德格版本集佛各派之经典,内容广博、字体清晰、印刷精良、保存完好、未遭损毁,是诸本中之善本。各种版本《大藏经》的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的部数不同,内容也有差异,特别是《丹珠尔》部分,在后期的版本中,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,但是主要的部分还是以蔡巴·贡噶多吉和布顿·仁钦珠在14世纪中叶整理的内容。藏文《大藏经》的书籍装帧大都呈长方条形。版本的规格均根据佛教刻经量度而确定,大体分为“长版本”、“中版本”、“短小本”三种。“长版本”称为“箭杆本”,相当于古代一支箭的长度,长约60—70厘米,宽为20厘米。“中版本”称为“肘本”,相当于人体一肘的长度,长约40—50厘米,宽为10—15厘米。“短小本”,长度仅为30厘米,宽为6—7厘米。每一页字、行数一般都以部或卷为定式,各种版本的每页有4、5、6、7、8行不等,如德格版本《大藏经》每页为7行,康熙版本《大藏经》每页为8行。不过通常以每页4、6行居多,12行的也有,极少。色泽方面,藏文《大藏经》分为墨版和朱砂版两种。朱砂版仅限于《甘珠尔》、《旧译十万续部集》、《般若波罗密多经》三部经典文献和《丹珠尔》中的《赞颂部》,其余均为墨版。19世纪前,藏文《大藏经》印刷一般均采用墨印,没有彩色插图及纹样装饰。有朱砂在卷首页以花纹和佛像装饰,并配以插图,然后用金银针、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印刷。书籍上下夹以木板,夹板均为红漆描金,制作精致,有的板上还刻有佛像、火焰宝珠和佛教的吉祥八宝(法轮、法幢、双鱼、宝瓶、法螺、莲花、宝伞、吉祥结)等彩色图案。在雕版中,莲花纹运用最为广泛。

总之,藏文《大藏经》的翻译、刻印和出版,不仅对佛教文化的继承和佛教流传做出了巨大贡献,而且促进了藏族语言、文字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医学、天文、历算、印刷、建筑等的发展。所以说,藏文《大藏经》被世界佛教界和学术界堪称为内容最全、翻译质

量最好、版本最多、流传最广的“佛教百科全书”是当之无愧的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吴引水, 曲甘·完玛多杰, 著. 藏族文化通论 [M]. 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9.
- [2] 东嘎·洛桑赤列, 著. 陈庆英, 译.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藏文文献目录 [M]. 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01.
- [3] 嘉木样·晋美旺布, 著. 杨世宏, 译. 卓尼版〈丹珠尔〉大藏经序目 [M]. 兰州: 甘肃民族出版社,

1995.

[4] 董多杰, 编译. 大藏经〈甘珠尔〉目录(藏汉合璧) [Z]. 西宁: 青海民族出版社, 2004.

[5] 董多杰, 编译. 大藏经〈丹珠尔〉目录(藏汉合璧) [Z]. 西宁: 青海民族出版社, 2010.

[6] 黄显铭, 编译. 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 [Z]. 西宁: 青海民族出版社, 1993.

[7] 雅孜·索南智华. 拉加寺版甘珠尔 [J]. 中国藏学, 1996 (4).

(责任编辑 杨 卫)

The Brief of Tibetan Tripitaka Version

DONG Duo-jie

Abstract: 7-8 century AD, Buddhism was spread into Tibet from India, Nepal and China's central plains.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ibetan rulers, Buddhist monks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to Tibetan and printed them in various places and formed multiple versions.

Key words: Tibetan; Tripitaka; version

(上接第25页)

More Discussion on the Thinking Path of “Juyizang”

Banbanduojie

Abstract: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nying-ma-pa's “Juyizang” of Tibetan Buddhism. It also probes its Inwardness theory and the relative contents.

Key words: Juyizang; inwardness theory; thinking path; Rnying-ma-pa